



数字报网址: http://www.lsrbs.net

责任编辑:刘平 编辑:王君华 版式设计:李英勇

黄桷兰又开了(外一首)

段立平

黄桷兰又开了,香气漫过庭院
仿佛朝阳的问候,轻轻叩响家门
又有赠人鲜花,手有余香的机遇

有人说她四季绽放,而我总把花期
遗忘进风雨,让芬芳在鼻腔生根
却从未驻足,清点那些隐匿的星辰

风翻动枝叶时,高处的藏进云层
像被时光揉碎的隐喻
低处的更坦荡,释放出夏季的热忱

有时我们会错过,以不同的姿势
而馨香,会一直荡漾在枝条间
蓦然抬头,那花却在绿叶遮蔽处

一只天牛虫降落校园

校园的跑道上翻涌着热浪
一只天牛虫收拢飞翔的翅膀
啪嗒——降落进跑道中央
像一架迷你无人机
一头扎进沉寂已久的池塘
漾起一圈灵动的波光

卸下薄翅,它开始探索
穿越树荫的隧道
攀沿花园的边栏
跟随一路向前的脚掌
陶醉在这片知识的海洋

学子们被吸了过来
迅即响起争论的喧嚣
把它围在好奇的中央
当大家猜它即将展翅
它却突然一路狂奔
好似奔向妈妈所在的方向

在这儿,你暂时可以热爱白天

谢红萍

往前走——沿着老街
然后往右,往前,五十米之后再往右拐
你很快会抵达那儿——那座纪念馆,与那儿的青砖,长廊,翘起的屋檐以及满院蝉鸣相遇

你可以选择在某隅坐下
然后翻开你心爱的诗集
你也可以阅读你面前这些从一出生起就站立的树,这些绿树叶、黄树叶、缝隙里深情的日光以及阴影
阅读你脚下排列如波浪的地砖
或者与长廊里的风并排而坐——这儿有所有你想要的孤单或柔软

你不必坚持,
不必想念或满怀愧疚
是的,在这儿你什么也不用做
这几人迹罕至
在这儿你暂时可以热爱白天
你可以像这儿的植物那样呆一会儿
你也可以沉默如一截隧道,让午后的风慢慢穿越你
它的补偿不会让你泪流满面



本版投稿邮箱: Lsrbsfk@163.com



以上图片均为文献书影 市图书馆 供图

省建设厅“川边实业考察员”、民政厅警务视察员,多次深入雷马屏峨考察警务,调解冤家,平息械斗,处理汉彝争端,被当地人尊称为“阿普阿萨”。1950年3月,随中国人民解放军62军184师解放西昌;4月初,奉命只身由西昌赴昭觉,谕导国民党27军起义,实现了昭觉和平解放。后历任凉山工作团副团长、昭觉首任县长、凉山州交通局长等职。著有《马边纪实》《雷马屏峨夷务鸟瞰》《大小凉山之夷族》《和平解放昭觉回忆录》《我的生平》等。

馆藏地点:乐山市地方文献馆名人堂现当代著述区。

(注:本篇除书名和部分引文照录“夷”字外,皆用“彝”字)



民国时期,彝族同胞的“阿普阿萨”及其著述

李军利

《雷马屏峨夷务鸟瞰》:康兴壁、毛筠如/著,(民国)四川省政府民政厅第四科编印,1941年4月。

《大小凉山之夷族》:毛筠如/著,(民国)四川省政府建设厅印行,1947年元月。

不可否认,嘉靖《马湖府志》、乾隆《屏山县志》、嘉庆《马边厅志略》、民国《峨边县志》等,对彝族的介绍,皆带着明显的歧视色彩。相比之下,毛筠如这两本专著不仅内容系统详致,更难能可贵的是具有民族平等的视角、客观公正的讲述,即便指陈恶习,也饱含希冀。无怪乎,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18兵团62军184师进军西昌时,《大小凉山之夷族》被列为团以上干部必读的两本书之一。

这两本专著,除聚焦的地域有大小之别外,侧重点也不同。第一本,分为“种类及其分布”“械斗及历年夷患”“清代迄今之夷务概况”“文化经济及党务”等四章,侧重彝区政治、军事及开发。第二本,分为“种族”“文化”“生活”“职业”“家族”“社会”“风俗”“迷信”等8章,是对彝族历史与现实的全方位解析。

两大主题贯穿始终。其一,探寻彝族“虽与汉族有同样之历史”“虽经历代之用兵剿办,并未消灭;多方宣抚,亦未同化”“老居荒山,不事进化,以迄于今,而竟安然存在,过其原始生活”的奥秘。

追溯其历史,《(彝族)生活习惯,用具礼仪,犹多墨守古风,与我太古民族类多相似,是亦此族为我元始土著之一证也》。《(彝族)自名“洛苏”,汉人称为“俛”,即古之濮族、汉之西南夷、三国之南蛮……晋时分东彝、西彝,东彝为乌蛮,西彝为白蛮,始有黑白夷之称谓。嗣因白蛮被乌蛮征服,成为奴隶。乌蛮更将所掳汉人,与白夷同化,积年既久,白蛮遂遭贱视。”

考察其社会,“纯系原始形态之宗法社会,以家支为小部落,而无政治组织。每一家支,并无首长。对内对外,多由同支长辈中负有声望者数人,以会议方式行之。一经决定,无论何人,均须绝对服从”。马边有家支22支:乌抛白瓦家、年六家、峨嵛家、出匹家、舍合家、杀干家、出铁家、牛头家、子儿家、儿马家、瓦徒子家、娃支家、牙纳家、巴口家、控花家、水落家、小木甘家、恶峨家、恩礼咧院家、根儿家、扁根家等。峨边有家支16支:乌扎家、瓦子家、瓦口家、克西家、斗麽家、瓦什子别瓦家、瓦什子别沙家、瓦什子哈花家、娃格家、魏溜别瓦家、魏溜年支家、马沙家、姑六家、罕盖家、乌抛家、底底家等。这些家支,大的有五六百户三千人左右,小的仅百户。

分析其阶层,第一本专著概括为“土司”“土舍”“黑夷”“俛别”“白夷”“娃子”“难民”等7个阶层,第二本则为“土司”“黑夷”“白夷”“娃子”“水田”“难民”等6个阶层。“土司”与“土舍”,皆土官,两者合并,好理解。至于“俛别”,“为夷族之别种,非纯粹黑夷,亦非纯粹

白夷,汉人称为‘黄骨头’。传系黑白夷私通所生之后裔,黑白夷人均耻与为伍,故名俛别。……因被人轻视,大都忿怒凶残,人多畏之”。至于“水田”,即居住在西昌与冕宁之间的数千人,“生活习惯已同化于汉族,且归汉官管而不隶土司,惟语言性情仍不改其夷化,并不愿自认为汉人,常以黑夷自号”;名之“水田”,以其“离山入坝,习染汉俗”“抛山土而入水田也”。这种阶层划分变化的原因,作者并未作出说明。

在条分缕析的讲述中,作者对“奥秘”作出了回答:“生活平等:黑白夷娃子之阶级虽严,但平常之衣服饮食,生活习惯,无大差异,尤其常人众饮食时,凡同在之人,无论是何阶级,必全体与共,虽一桃一饼亦共分食。”“大同世界:凡属夷人,不论远近亲疏,任至何家,必有招待,纵预备之食物不足时,主人亦必忍饥待客,绝不拒绝之理,故夷地既无乞丐,又无饿殍。旅行并不带行李路费,至称简便。”“遵守公约:夷地无成文法律,但其习惯法,皆一致遵守,凡会商决事项,无不全体遵行,尤其经济往还、事件交涉,皆一言为定,彼此遵守。”“保守性强:一切风俗习惯,悉遵古规,外族之进化文明,虽亦颇赞誉,但决不仿效和仰慕。尤其黑夷白夷,决不互通婚姻,盖黑夷须保守其纯粹血统。”“爱护下属:黑夷对于所属白夷,主人对于所有娃子,有绝对保护和扶持之责任,若遇危险必尽力保护之,遇困难必尽力扶持之,虽牺牲一切,在所不顾。”等等,让我们对这片原始神秘的区域及其主人有了深刻的理解和由衷的感慨,也为我们畅想中华民族先民的生活状态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范本。

第二大主题,是如何开发彝区?作者分别从民族矛盾、交通、文教、垦殖、禁烟、抗战等方面作出了分析和建议。

比如垦殖方面,“抗战军兴,开发边地之声,高唱入云。(四)川省设垦务委员会,蒋兼主席(刘湘病亡,蒋介石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任主任委员,会以下设雷马屏峨垦务管理局……局长现由五区专员刘仁庵兼任(第五行政督察区专署驻乐山,辖乐山、峨眉、犍为、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等7县。1942年,沐川又从屏山县中分出,单设为县。第五区实为当时四川最大彝区,即“雷马屏峨”小凉山),……(西)康省设宁属(即大凉山)屯垦委员会,刘自乾(即刘文辉)主席兼主任委员,秘书长杜履谦全权代理会务……”。作者认为,“夷务垦务,相关至切,相辅而行,未可偏废。”“边县地区辽阔,出产丰富,……倘能整饬夷务,加紧垦殖,则千里蛮荒,可成熟土。……估计四县(雷马屏峨)境内,至少可安插难民30万。对于抗战前途,实有莫大贡献。”

作者还详述4县已有的19家垦殖公司,像国民政府参军长吕超在马边施家沟、汤家坪一带创办的抗建垦社,有垦民500余户,配备手步枪420枝,轻重机枪6挺,子弹2万发;像四川金融巨头吴晋航领衔在屏山、马边创

办的乐群垦殖公司,有垦民954户2700余人,步枪约300枝,子弹1万发。

谈到峨边,虽垦务不甚发达,但木业可期,“现有中国木业公司,设四川分公司于峨边,开采木材”,公司股本达200万元,“所采林场,自峨边沙坪以上之打锣坪、五根树,直达极峰,沿药子山一带,不下百余里”,木材滚道建设“用款已达40余万,不久滚道完成,即可大批出木”。这些,皆是难得的珍贵史料。

此外,作者提出了开发彝区的十大注意事项,如“纠正仇夷风气,沟通汉夷情感”“严惩边区贪吏,厉禁欺侮夷人”“清理汉夷债务,免除经济纠纷”“收买夷地白银,尽量推行法币”“禁止贩枪济夷,查办以枪易烟”“查铲夷地烟苗,严防汉人寄种”等等。

相比于两本专著面世后的轰动性影响,作者本人的彝区经历同样被当时称为“传奇”。解放前无论是供职于马边殖边统领导部,还是省民政厅、建设厅,或行政院金沙江水利工程处,十多年间,作者始终像一名“救火队员”,不辞辛劳地奔波在处理汉彝争端,帮助彝族同胞调解冤家、平息械斗的第一线,成为了彝区百姓公认的“阿普阿萨”(彝语,意为祖先赋托的福禄神)。

出身雷波土司,并曾任凉山彝族自治州副州长、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的杨代蒂1999年为《毛筠如先生传略》作序,深情地写道:“早在三十年代,毛先生就立下了‘殖边事功’的宏愿。……难能可贵的是,在那彝族人民受尽欺凌侮辱的年代,先生始终坚持‘尊重彝人,不食彝财’的自律,凡事秉公办理,因而深得彝族同胞的亲切信任。多少难解的冤家,在他的调停下,握手言欢,重归于好;多少剑拔弩张的局面,经过他的努力斡旋,终于化干戈为玉帛。”

《毛筠如先生传略·前言》又说:“解放前,(毛筠如)先生在四川省民政厅工作,历任‘雷马屏峨彝务视察专员’‘行政院水利委员会金沙江水利工程处彝务专员’等职务。在多民族的中国,这职责无疑是重要的,但在当时又是别人所不愿干,也很不受重视的。然而,毛先生却矢志不渝地从事这一事业,……不辞劳苦,数十年奔波于大小凉山的峻岭崇山之间。……他品质高尚,清正廉明,秉公断事,深得彝胞的信任、钦佩和爱戴,被彝族人称为‘阿普阿萨’。”

文献作者简介:毛筠如(1904—1977),原名毛玉镜,乐山县平羌乡(即夹庙)人。当过干菜铺学徒、小学教员,1933年秋毕业于四川省立农业专科学校,立志“殖边事功”,曾在马边大竹堡创办“辛垦制茶工厂”,后担任四川

纸上风华

郭明兴

一脚踏上夹江这片土地,江岸竹林便顺着风势漫延过来,将视野浸成一汪浓醇的绿。楠竹、慈竹、斑竹在湿润的季风里舒展枝叶,发出沙沙声响。竹浪翻涌时,仿佛天地间铺开一张无边的绿纸,连阳光都成了洒在这张“纸”上的碎金。

晨光初现时的竹林最是动人,当薄雾还在竹梢间流连,老农已踏着露水走进竹林,砍刀与竹节相触的脆响,掀起栖息于竹林中的山雀集群惊飞;暮色四合时,溪边作坊的石碾子借着水力缓缓转动,在吱呀声里将竹料碾成雪白的纸浆;等到月光漫上晾纸架,湿淋淋的纸膜在竹架上舒展,竹纸的纹路在月色里浮沉——这便是记载于史料典籍与坊间流传的夹江纸。

《天工开物》有云:“草木之精华,可化而为纸,载道传心。”这短短十二字,道尽了造纸术从诞生起便与自然共生、与文明同行的宿命。遥想蔡伦当年,以树皮、麻头、破布开启造纸传奇时,或许未曾料到千年后的蜀人,会用满山的翠竹延续这份智慧。蜀地纸农深谙竹性,在日复一日的捶打中,把竹的刚劲、水的柔韧、火的温暖,都细细揉进纸的纤维里。这份刚柔相济的气质,既在纸页间流转,更在这片土地上生息。

南宋诗人陆游入蜀途中,曾在《谢王彦光提刑访问并送茶》中写下“蜀纸麝煤添笔意”,从此那纸上的墨香,便随着诗句在时光里弥漫。明代《蜀语》以“滑如春水,韧若秋藤”描绘蜀纸,寥寥数字便让人触感到蜀纸纤维的细滑与韧劲。这让历代文人墨客如此倾心的“蜀纸”,便有产自“蜀纸之乡”夹江的妙品。

清代乾隆年间,《四库全书》修撰时曾征调夹江纸入藏“江浙三阁”,江南文人初见此纸,无不惊叹“蜀地竹纸竟有此风骨”。在这般盛赞之下,连江南宣纸也似乎添了三分敬意。

千年光阴在竹纸上流淌,夹江纸的魂魄,就藏在七十二道工序里。“三年老竹”是老纸农的首选,竹节长、纤维粗,在溪水里浸泡三月,让胶质自然脱落;再入蒸锅,用石灰水蒸煮七日以

去除杂质;随后是“踏碓”,光着脚在石臼里反复蹂躏,直到竹料成絮;接着是“抄纸”,竹帘在纸浆池中轻轻一荡,提起时纤维便均匀铺在帘上;最后是“晒纸”,将湿纸贴在火墙上,借冷水火的湿气慢慢烘干,这样一张洁白柔软、绵韧平整的夹江竹纸才最终诞生。这里的每一道工序、每一个动作,都凝结着纸农的智慧与匠心,每张纸都带着时光的温香,沾着草木的清润,纤维里藏着光阴的故事。

夹江竹纸,它不仅是一种书写绘画的载体,更是一部活着的历史,它见证了朝代的更迭、文化的繁荣、民族的抗争与复兴。

唐朝的风,轻柔地拂过夹江的山水,唤醒了沉睡在山坳里的造纸技艺。当地人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开始用竹料造纸,手握竹帘在石槽中轻轻地荡,荡起了第一缕纸烟。时光流转至文化昌盛的宋代,眉山成为图书刊印的重镇,当邻县的书声漫过江堤,夹江的竹林似乎已有了回应,沿江的纸坊渐渐连成了长街,传统的工序在晨钟暮鼓里流转。明代《名胜志》记载:“嘉定尖山下皆纸坊,楮薄如蝉翼而坚,质可久……”,纸坊的炊烟在尖山下袅袅升起,形成一片人间烟火的盛景。清代康熙时期,夹江纸凭借其不凡的品质,声名远扬,先后成为“科考用纸”“文阁卷纸”和皇室案头的“贡纸”。

在抗战的烽火年代,夹江这座小城忽然被推到了战时的前沿,成为大后方至关重要的纸库。四万纸农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坚守在石槽旁,把青竹碾作纸浆,抄成一页页书纸,一叠叠报章。让那些跃然纸上的铅字,在烽火中连成火炬,裹着救亡图存的呐喊,托起中华民族的不屈脊梁。

即便在数字化时代,笔墨与时光的对话从未中断,而夹江纸,恰是这千年风华的忠实传承者。这纸上的风华,经时光淬炼而愈显醇厚,越岁月长河而永葆鲜活。

景德镇随想

张贵清

大地之上,泥土坚实而沉默,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最朴素的注脚。

泥土

大地之上,泥土坚实而沉默,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最朴素的注脚。它承载万物,供人踩踏。雨水浸润后,泥土的身躯变得柔软。人们踏过其上,它不曾呻吟于踩踏之痛。相反,它欣然接纳,因为人类的足迹在其身躯上刻画出艺术的纹路——那便成了路。

陶泥

陶泥,本是大地坚实的泥土。在景德镇陶溪川的作坊里,遇水浸润,它便化作一身柔韧。置于转盘之上,它随匠人之手起舞,变幻万千:时而塑作玲珑梅瓶,时而转成浑厚大碗,时而又拔节为一入高的亭亭玉瓶。在艺人的指掌间,每一捧陶泥都蕴含着无限可能,是等待赋形的艺术胚胎。

砖与烟卤的启示

一座烟囱欲刺破云霄,需仰赖无数砖块。每一块砖,都是这巍峨身躯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们必须肩并着肩,手挽着手,相互依存,心志相连。唯有如此,烟囱方能节节攀升,成就那高耸入云的耀眼光芒。烟囱越高,光芒越盛,其声名亦随之远播。

黄泥与白泥的随想

泥土,本是同根同源的大地子民,何曾有贵贱之分?是人类创造了“好”与“坏”的标签。泥淖遭弃,因其污浊。而可塑之土,经人手点化,或成器皿,或幻作人形、犬貌、熊姿、象态……总之,匠人之手能将泥土揉捏成世间百态,亦或捏成不类不类之物。于是,泥土便因人之造化,被强分了贵贱。那粘附农具,难以洗净的黄泥,被呼为“贱土”,制成朴素的泡菜坛、粗陶罐,是百姓的寻常器物。而那细腻洁白的白泥,则被誉为“贵土”,其中尤以“高白泥”为尊。它们被塑成陶瓷艺术珍品,饰以鎏金,便能登上天价神坛。那些精美绝伦的陶瓷艺术瓶,尽数供奉于皇家官苑。

城市随笔

行走笔记